

第一七〇册

方輿彙編

職方典

(卷)

瓊州府部

一三五—一三四

羅定州部

一三五—一三六

廣東黎人岐人部

一三六—一三七

廣東獠獞蠻獠部

一三七—一三八

廣西總部

一三八—一三九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一千三百八十三卷目錄

瓊州府部藝文一

議罷珠崖

颶風賦

乳泉賦

到昌化謝表

伏波廟記

峻靈王廟記

瓊州惠通泉記

記承天夜游

記儋州上元夜游

書城北放魚

書海南風土

枕椰庵銘

瓊州府學明倫堂記

小洞天記

東坡祠記

宜諭海南詔

勞海南衛指揮

瓊管論

南溟奇甸賦

重建瓊山縣治記

金粟泉記

瓊州府部藝文二

望闕亭

貶崖州司戶道中



漢賈捐之

宋蘇軾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朱熹

毛奎

元范梈

明太祖

同前

楊理

丘濬

前人

黃士俊

唐李德裕

前人

水南村二首

由澄邁渡海

儋耳卽事

問漢亭

秀香堂

天寧寺閣題花二首

瓊州出郭

文筆峯

橋頭溪

瓊山

海

文筆峯

文筆峯

馬鞍岡

馬鞍岡

蒼屹山

海口渡

海南風景

海南風景

瓊臺雜興

寓瓊臺

萬川雪歌

送吳瓊州

送胡友善之官海南文昌縣二首

宋盧多遜

蘇軾

前人

李光

前人

李綱

元范梈

明王鏊

前人

丘濬

前人

陶望齡

吳國倫

王弘誨

董其昌

鄭廷鵠

許子偉

邢宥

方向

前人

鍾芳

王世亨

杜庠

僧來復

職方典第一千三百八十三卷

瓊州府部藝文一

議罷珠崖

漢賈捐之

珠崖內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侵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與兵遠攻食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艷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諂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放諛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符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採平城之事錄冒

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元菟樂浪為郡北却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泣泣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惜帑之念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况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略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頊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會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遇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母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颶風賦

宋蘇軾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穀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來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予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蕭然橘葉款款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歛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頽瓦擗屋轟擊巨石採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濤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竝驚潰千軍而爭逐虎豹警駭鯨鯢聾類鉅鹿之戰駭聲呼而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盡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喧酒壘羅列勞來童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葺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牆垣之隙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所嘗嗚呼大小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為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蚬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惴亦爾汝之相筭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髮髯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乳泉賦

前人

陰陽之相化天一為水六者其壯而一其輝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

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為往來之氣也為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鹽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鹽者一出而不復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為汗為涕為淚為血為洩為淚為涎為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肇形如有物皆鹽而不能返故鹽者九而甘者一者何也泰華池之真液下湧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清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為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為江湖井泉上則為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鹽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夫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決也豈不然哉賦曰

到昌化謝表

前人

吾謫居僊耳上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鹽而醪醴鍾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餅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鑿瓊佩之落谷澗玉池之生肥吾三嚙而還返懼守神之詞譏却五味而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者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

還期死有餘責臣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祥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未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伏波廟記

前人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鄧騭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為夷邪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反側二叛海南振動六十餘城漢世祖初年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矣古今所傳自徐聞渡海適珠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如一髮耳艤舟將渡股慄魄喪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者必卜焉某日可濟乎必吉然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權衡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孰能如此自漢以來珠崖僑萬或置或否揚雄有言珠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於當時可也自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班班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地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為指南事神其可不恭某以罪謫儋耳三年今獲還海北往返皆順風無以答貺乃碑而銘之曰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

一葉萬仞中自北而南洗汝習無循民俗必精通自南而北端汝躬屈伸通達正直忠生為人莫沒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峻靈王廟記

前人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社稷鎮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性惚見上帝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日中原兵久不解脛聞於天以此鎮之即改元寶應是以知天亦分寶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現至儋耳又西至昌化縣西北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里人謂之山駱膊而僞漢之世封其山神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外國有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乎天艤舟其下剽山發石以求之夜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之右衆皆溺死僧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船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脾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豐城獄取寶劍佩之終以遇禍坐此也今夫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食味無知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矣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載飲鹽食腥凌暴風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也謹再拜稽首西向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有紫鱗民不可犯石峰之側有荔枝黃柑得就食持去即有風霆之變銘曰瓊海千里塊海中民黎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

陰嘉穀歲屢豐大小道遙逐黿龍鵠安棲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碑銘赫然昭無窮

瓊州惠通泉記

前人

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為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為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焉而求為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二年六月十七日記

記承天夜游

前人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記儋州上元夜游

前人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糅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為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書城北放魚

前人

儋耳漁者漁於城南之陂得鰱二十一尾求售於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水盞養魚昇至

城北淪江之陰吳氏之居浣紗石之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爲舉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南無寶勝如來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赴谷衆會歡喜作禮而退會者六入吳氏之老劉某南海符某僊耳何旻潮陽王介石溫陵王懿許琦昇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書

書海南風土

前人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尤甚秋夏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以能久然僊耳頗有老人百有餘歲者往往皆是八九十歲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當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洌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何足道哉彼愚老人初不知此特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間人則固塞其實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不已顧視幃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此時戊寅歲也

枕椰庵銘

井序

前人

東坡居士謫於僊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枕椰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爲方輿神尻以遊執非吾居百柱鳳凰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蜺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苦堂奧雖處童奴東坡居士

強安四隅以動萬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岷峨非虛鬚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游鴻濛之都乎

瓊州府學明倫堂記

朱熹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職之以司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存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九年現筦帥守長樂韓侯璧既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瘴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既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既修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之嘉竊惟國家教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興因爲之書其所

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是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爲重輕乎瓊士勉旃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固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勢程工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

小洞天記

毛奎

吉陽形勢甲於海外南山盤踞氣象雄偉意其中必有珠崖幽洞之奇而屢加訪問未獲也一日屬權尉黎民志搜尋始於周使君石船磨崖後山嶺得一石室前瞰大海後環曲港峭壁在南小洞附北實爲海山之奇觀而有僧善慶又於山麓石峯之陰近石船得一岩由西北委蛇數十丈以通後洞岩之外臨海有平石可坐而釣因曰釣臺對岩之前有石奇怪其下可坐十客仰望八景皆在目中以其與岩相望名以岩瞻是皆大小洞天之佳致也昔周使君以淳熙丙午來觀石船磨崖刻石今予亦以淳祐丁未經營此勝概適與石船同一處遂成八景由今視昔似或勝之豈非天實有以相之耶因叙其本末以識洞天之奇觀吉陽知軍富川毛奎爲之記

東坡祠記

元范梈

先生事宋神宗紹聖間被謫謫僊州無地可居嘗偃息城南枕椰林有銘石及元大德間郡校官購之得諸邇人之櫟下遂置學官先生居僊四年所記平生

所歷爲久而迄宋之世僖無祠延祐四年春僉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大都軍行部至是乃求其偃息之地構堂三間而像其中兩廡爲房將以處郡人子弟擇師教焉命儒者六十家奉祠事又植桃柳爲林而表之歸銘石林下祠成屬記之梓也竊嘗撫銘而感焉曰惟先生海內之士其始至僖也雖以罪然去朝廷投荒裔極矣識與不識亦知其宜有以禦燥濕避風雨也當時之人曾無念茲者至使居無室廬同於野處今去之數百年宜若遠然而山川之虛城郭之圯始有慨然過之以思者曰是先生之所止也

思之不足將棟宇肖貌如欲聞見其容聲率其學士以挹其流風遺韻若然者吾亦不自知其何心也豈古今之賢者殆有不相似與不然何若是其曠也禮曰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是故無所廢而舉也舉之者賢者也是非舉者之自賢也亦以示儆之人知所闕也闕者宜舉也祀先生其亦孰敢廢也耶夫往者不追已叙而刻之以諗來者儆州今爲南寧軍云延祐己未夏范梈記

明太祖
宣諭海南詔
詔曰蓋聞古先哲王之治天下也一視同仁無間遠邇况海南南北之地自漢以來列爲郡縣習禮義之教有華夏之風者乎頃因元政不綱羣雄並起朕奉義除暴所向廓清師臨南粵而爾諸不煩傳檄奉印來歸向慕之誠良可嘉尚今遣使者往諭朕意爾其益盡乃心以輯寧其民爵賞之錫當有後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勞海南衛指揮
同前

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方數千里歷代安天下之君必遣仁勇者戍守地居炎方多熱少寒時忽瘴雲埋樹若非仁人君子豈得而壽耶今卿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今差某往勞

楊理
環管論
天下郡邑濱海者有之未有若瓊之四面環海者其東南廣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生岐熟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羣岡之中安定尤險郡邑封疆反四面而環列古城暹羅諸番西南外峙東北又與閩浙諸洋相通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勦敵矣廣東處南海之邊而瓊又當其南實南徼之要害也國朝設府統州縣十三復設海南衛統內千戶所五外守禦千戶所六各海口咸置烽墩瞭戍指揮部軍統轄之名曰備倭巡捕巡司分散布列海寇望幟而知有備然黎防之制瓊澄臨樂文定諸地舊置營戍事久寢弛元有烟盤不可不戒也近因辛丑之亂舉兵討平珠崖駐設參將事雖大定而險終在黎未爲吾有議者欲於羅活岡據以重兵遲以歲月置官兵鎮之其陵水要區之鄰於崖者則界以十字路斷其往來竄伏更於黎衆民稀之處如感恩者繕城郭甲兵以衛之噫必如是而後爲久安之計乎

丘溶
南溟奇甸賦
伏讀太祖高皇帝勞海南衛指揮勅曰南溟浩瀚中有奇甸數千里是時瓊郡在炎荒瘴海之中而褒以奇之一言豈無意哉濬世家海南北學中國爰稽首而爲之賦曰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一千三百八十三卷瓊州府部

爰有奇甸在南溟中遡與圖之垂盡綿地脉以潛通山別起而爲崑崙水畢歸以爲溟渤氣以直達而專勢以不分而足萬山綿延茲其獨也百川瀾茫茲其谷也豈非員嶠瀛洲之別區神州赤縣之在異域者耶有奇一士全鍾其氣北學於中國頡頏乎天下之士於是叫閭闔呈琅玕翔翔乎玉堂徘徊乎道山肆言六合之外馳騁百氏之間自詫所主之奇勝敢爲高論恣爲大言翰林主人聞之駭而訝焉曰吁子來前子生寰區之外瘴海之邊學何所受道何所傳何所從而至何所見而云然試爲我一言之吾將即子之所云云者以紀載於簡編士曰唯唯乃作而言曰自夫天一生水融而爲川地十成土結而爲山川者天地之血脉山者天地之肌骨血脉流行於肌骨之中決洽於中而外出出乎外而環其中是爲一大堪輿具元氣之渾淪容日月之出沒然而大堪輿之外突起於浩濛之中而爲小堪輿者又不知凡幾窟穴也是故其大而顯者爲帝王之宇小而幽者爲神仙之丘帝王之宇是爲神州赤縣神仙之丘是爲員嶠瀛洲一則非骨蛇羽化莫能到而非常理一則雖聲名文物之所萃而非眞游性走所居之地介乎僊凡之間類乎島夷而不夷有如僊境而非僊以衣冠禮樂之俗居閭閻風元圃之壘勢盡而氣脈不斷域小而結局斯全九州一大宇茲爲其奧四海一通川茲爲其竅上至北極僅十九度於天爲近遠至神京幾一萬里於地爲大茫茫巨浸今與天爲界漠漠平川兮壯地之介豈非天造地設藏此奇勝於遼絕之域用以見天聽之孔卑表王化之無外耶其爲甸也可

第一七〇冊之〇三葉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一千三百八十三卷瓊州府部

謂奇矣然奇而不怪焉翰林主人曰子之言辨矣豈其然歟載考諸古茲地禹貢之所不載職方之所不書郡縣始漢武之世分野僅星紀之餘在漢之世固嘗棄之蓋不以其爲有無也且甸者王畿之名非所以爲遐外之域奇者殊常之稱不可以加寂寞之墟子之言何所據而云乎士曰茲豈走之言哉於是乎惕然與悚然懼舉首加額北望向天百拜稽首而颺言曰此我太祖聖神文武統天大孝高皇帝金口之所宜也大哉皇言乎自吾茲地而得茲言地若增而高物若加而妍山林草木濯濯然如在昆吾御宿之近封疆畛域整整然如與侯服邦畿以相連嗟夫地以人勝從昔則然蘭渚以義之而著天台以孫綽而傳夫以殘山剩水之勝一經騷人墨客之所賞詠尚揚芳於四外流美於當年矧茲奇甸環海以爲疆者餘二千里縱步以行分地雖甚遐仰首而觀兮天則伊邇一經大聖之品題山勢駁駁而內向波光躍躍而立起物則且然人可知已然則走所言者豈無所以耶主人乃仰焉而思俯焉而嘆曰良有以也顧聞其所以士曰走也少而游庠序壯而走四方雖生於是甸之中而甸之所以爲奇也客有所不能詳蓋嘗歷考夫禹益之所記緬想夫章亥之所步古往今來之宙上下四方之宇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昂畢天有四維地有四極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邪國南迄於濮鉛北底於祀栗管子言名山三千墨氏云名川三百三百之川總歸匯於東西三千之山皆發源於西北是則海者川之所委嶺者山之所積茲甸也居嶺海之盡處又越其涯而獨出則開絕島千里

之疆總收中原百道之脈者也原夫天下之山皆自夫崑崙而來越戎而夏出險平基分爲兩界析爲三支其中一支經淮越江而極於衡霍遂散流而分披至此而地勢將盡乃益險巇巖嶺聳嶺嶺嶺嶺嶺知一脈透出於瀛海之外其地可畫而井無以異於秦晉之近圻觀夫天下之川皆至於溟渤而止滔滔汨汨雖日趨於東然皆折於南西而後已大起而爲國都小起而爲洲坻其尾閭收萬水而潄衆流遂浩漾而涯涘自此而水勢益下弱莫能起膠瀉流澆渺河濯清孰知一島孤峙於瀛海之中其地可葦而航無以異於江湖之流水海可渡兮不踰百里山可登兮不踰尋丈舟之行也朝斯往而夕斯返人之遊也足可履而手可杖意其魂魂魄魄乃爾坦然夷曠意其汗汗涸涸乃爾悠然平漫最爾小方外之封疆宛然大域中之氣象陽明勝而氣之運也無息機土性殊而物之生也多奇相草終冬而不零花非春而亦放境臨乎極邊而匪寒海洩其苑氣而無瘴地四平以受敵無固可負歲三獲以常穫有積可仰通衢絕乞丐之夫幽谷多耆老之丈古無戰場賦語信乎有微地爲頗善符言斷乎非妄民生存古朴之風物產有瑰奇之狀其植物則郁乎其文采觀乎其芬馨陸產水植異類殊名其動物則彪炳而有文馴和而善鳴山居川游詭象奇形凡夫天下之所常有者茲無不有而又有其素無者於茲生焉歲有八蠶之繭田有數種之禾山富薯芋水廣魚螺所生之品不一可食之物孔多兼華彝之所產備南北之所有木乃生水樹或出耐麪荷於椰豈莢於柳竹或肖人之面

果或像人之手蟹出波兮凝石鰲橫港兮堆阜小鳳集而色五並鸞遊而數偶修蛟而龍鬚文魚而鸚鵡鱗登陸兮或變火鳩樹垂根兮乃攢金狗跼綠樹杪而飛鳥乘果下而走魚之皮可以容刀蚌之殼用以盛酒波底之砂行如郭索海藻之貝大如玉斗花梨靡刻而文鳥櫺不涅而黝椰一物而十用其宜椰三合而四德可取木之精液熬之可通神明鳥之毳毛製之可飾容首有自然之器具有燦然之文繡天下皆有於茲茲獨無之豈天欲居民蕃息於此常夜戶不閉而無觸藩之虞乎江南皆無蚺蛇豕獨有之豈天欲寓公之久居於此使昭壁見喜而無北風之思乎噫斯地也近隔雷廉僅一水耳而物之生也乃爾不同遠去齊晉殆萬里兮而氣之運也胡爲無異若是者雖云生物之偶然安知造物者之無深意也然則茲甸之所以爲甸而奇之所以爲奇者庸有在於其主人曰然此物之奇爾如人何無乃奇之爲奇獨鍾於物而遺於人耶士曰不然天地盛大流行之氣始於北而行於南始也黃帝北都涿鹿中而堯舜漸南而都於河東其後成周之盛乃自豐鎬又南而宅於洛中蓋自北而漸南非獨天地之氣爲然而帝王之治亦循是以爲始終蓋水生天一而坎位於北而艮之爲山又介乎東北之間自北而東折歸於南其氣之所以融結而流行者非止乎一水一山之餘而爲嶺水之委而爲海而是甸居乎嶺海之外收其散而一之透其餘而出之所以通其鬱而解其結其域最遠其勢最下其脈最細是以開闢以來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其甚至至運而發運固其理也亦其

勢焉是以三代以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而為略越之域至於有漢之五葉始偕七郡而入於中國曼胡之縷未易也惟結并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之高櫓而未之識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遷或成紛紛日來聚廬託處薰染過化歲異而月不同世變風移久假而客為主馴獷悍以仁柔易介鱗而布縷今則禮義之俗日新矣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彬彬然盛矣北仕於中國而與四方髦士相後先矣策名天府刻跡縉紳其表表者蓋已冠冕佩玉立於天子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而堯舜其君民矣孰云所謂奇者顧在物而不在人哉主人乃離席而立拱手而言曰神矣哉聖神之見乎其所謂奇者蓋至是乎驗矣士曰不然何地不生才而生才不擇地人才之生何地無之奇哉奇哉豈止是哉當我聖祖肇基之初輿圖際天地兵衛極邊鄙絲綸之音雲漢之章無日而不下無處而不至然而奇句之言乃獨以專美茲地非句而謂之句未奇而豫期之奇豈無意哉蓋帝王之言代乎上帝聖人之心通乎天地故能握乾符而妙奪神功闡坤珍而幹旋厚勢遠移而近書軌合以皆同質變以文聲教暨而靡異咫尺之間振舉乎萬里斯須之頃流通乎百世化庸腐以為神奇變難駁以為精粹遐今如邇末焉如既凡其所期兮罔或不遂引而弗替兮終萬古而如是是則斯地之所以為句而句之所以為奇雖造設於天地然所以表而章之昭示於萬世者實本乎奉天啓運宰制山河之聖帝翰林主人聆茲言也戰然以怡懽然以喟曰大矣哉天之藏茲地也遠矣哉聖

之期此地也自夫天開地闢以至今日不知凡幾運世矣自夫開疆闢土以建此區不知凡幾帝王矣然而多視之以窮荒或遂至遐棄孰謂其今日有是哉不假詞臣之代言不出輔臣之建議一旦無事發淵衷運磨應形之於言以為絲綸之製夫豈無所為哉皇之言天之意也士言及此亦奇士哉於是三復士言而繼之以歌曰明明我聖祖今載闢地而開天惟上帝眷顧分付以其所覆之全仁周八表今顧獨倦倦於窮海之一塊奇哉茲句今何幸得聖人題品之言千秋萬祀今長炳炳琅琅乎天地之間

重建瓊山縣治記

前人

瓊郡得以齒中州望嶺南而世不以遐外鄙彝之者有瓊山為之屬邑也瓊山邑治倚郡郭下郡統屬邑七支郡三而瓊實為之襟喉管轄蘇文忠公所謂衣冠禮樂班班然者蓋為茲邑言也矧夫民俗之醇和物產之衆多工作之瑰奇秀民奇士之駢生競爽蓋與中州不殊而其所有亦或有非中州所有者以之錯置中州諸邑間雖不敢上擬赤縣然檠嶺以南則若瞠乎其後矣邑甚美若是則治事之所弗稱譽則人之軀幹魁梧膚革充盈而首面弗具焉惡得為稱哉瓊在漢為珠崖郡名縣以瓊山則自唐始有縣斯有治治之重枵於未樂聞知縣歐陽侯旭其後日就傾壓繼治者隨時修飭未有改也天順庚辰寇起城中治燬於火蒞事者葺茅而居成化丙戌梁侯以同鄉人來知縣事知民之情宜其土俗上下協和慨然以興作為任乃於故址建視事之廳六楹其制視前修廣有加而益以壯偉閎耀軒墀下擬古河陽維特

桃李諸花木旁有兩廊為吏治文書之所為楹二十一前有儀門儀門之外有大門以間計之各五樓神有祠燕賓有書院以間計之共四居吏有舍計其間凡二十有一又以外門薄官道民來集者至無以容乃市軍營拓而廣之以達前衢植以雙表扁曰宣化而以申明旌善二亭翼於兩旁肇事於成化某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門閭觀深堂宇高明垣牆固周花木紛敷足以侈前規而聳後觀邑之父老幼稚與夫旁近過往之人雖相謂曰自有縣未始有也侯以予邑人叨官禁近以文字為職業寓書京師俾紀其成予諾之而未遑適予以憂制家居父老相率申侯前言予惟瓊在前代與儋崖並為四州國初始升瓊為郡而以三州隸焉昔人以邑名州而又仍其名以名郡得非以茲邑所有足以蓋夫三州六邑者哉予嘗怪吾鄉僻處遐外而海內士大夫未嘗以遐外視之評其藝文俗尚則曰海濱鄙魯誇其物貨生殖則目以小蘇杭焉顧仕而履其境者乃多不然匪獨遐外其人併自遐外其身何也意者海氣昏濁觸之者輒為所眩瞋迷惑而頓忘其素邪求其存姑息之心行苟簡之政以趨目前者蓋亦夥矣况望其營久遠之計廓宏大之規以覆庇後人也哉由此以觀則侯之心之政可概見矣繼侯以治者登茲堂以臨吾民尚知所取則而不至以遐外視吾人然則予之記不但紀營構志歲月而已

金粟泉記

黃士俊

瓊郡城北北隅有雙泉焉蓋神奇古蹟也雙泉者何宋學士蘇長公所鑿也公以謫僑寓居於瓊鑿泉飲

息兩泉相去咫尺味甚異嗣後郡守陸公建洄酌亭於上石刻東坡雙泉四字及李光謫居九年有會是雙泉舊主人之句在元嘉泰二年郡守萬某重修教授蔣晚作記然墳廢已久即吾鄉丘文莊亦有雙泉湮沒不可見之嘆僅述之父老指言東邊一泉時浮粟粒即今之金粟泉是也噫嘻由宋迄明歷幾百餘年斯泉或興或廢亦幾百餘年第其一種神奇之脈不可磨滅前守翁某掘地應識欲興繕而未竟山靈原有待也待者為誰豫章謝某也公乘折衝樽俎之暇為舍郊訪道之遊臨泉之境觀泉之瀾問泉之奇飲泉之醇玩泉之味決毗盪胃賞心不已始鳩工聚材置庵增亭買田開塘設院養士題聯勒石於其間而別駕潘某司理傳某相與贊成壯山之麗萃人之文共圖垂不朽勝概夫危巖棟澀青翠以延海霞者泉之空中樓閣也穿亭上下臨二壑而來八風者泉之洞裏乾坤也十畝銀塘湛天光而倒雲影者泉之文瀾錦漪也齋廊星燦絃誦以振騷雅者泉之洋洋金石聲也夫棲大士之神以傳吾神設諸靈之化以過吾化鑿石龍瀉瓊漿所以活活龍之氣也泉至此不亦神奇乎哉使泉而非神奇也何以待太守而點綴完滿也昔人謂東山之墩以有前謝某而增重予亦曰南國之泉以有後謝某而効靈蓋昔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其神奇不在山水而在心精心心各具一如來則人人自是一東坡矧舊稱奇甸海南文學素號鄒魯故吏斯土者多神君毓斯土者多奇士乃今得太守之補煉修培當若斯泉之流金而湧玉滾滾不竭然因續蔣公記以俟筆之史端

瓊州府部藝文二

望闕亭

唐李德裕

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用半年程江山只恐人歸去百匝千迴過郡城

貶崖州司戶道中

前人

嶺水爭分路轉迷桃榔椰葉暗蠻溪愁衝秋霧毒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倉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朝鷄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

水南村

宋盧多遜

珠崖風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門鸚鵡巢時椰結子鷓鴣啼處竹生孫魚鹽家結無墟市禾黍年登有酒樽遠客杖藜來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

又

一簇晴風接海霞水南風景最堪誇上離舊預春添蔓繞屋檳榔夏放花獐犬入山多豕鹿小舟橫港足魚蝦誰知絕島窮荒地猶有幽人學士家

由澄邁渡海

蘇軾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鶴放處青山一髮是中原

儋耳即事

前人

霹靂收威暮雨開獨憑欄檻倚崔嵬垂天雌霓雲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野老已歌豐歲語除書欲放逐臣回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壺能專萬事灰

問漢亭

李光

河畔牽牛織女星東西相望幾多程垂檣我欲機邊坐應解停梭問姓名

秀香堂

前人

山遠江深勝地藏森森喬木間修篁月林不動參差影花徑常供自在香沉水熱殘金鴨冷落花飛盡綠陰涼神通甚婉維摩老聊表蠻邦作醉鄉

天寧寺閣題花二首

李綱

深院無人簾幕垂玉英翠羽繁芳枝世間顏色難相似暗雪初殘未壓時

又

冰玉風姿照坐寒炎荒相遇且相寬紵衣綰帶生平志正念幽人尚素冠

瓊州出郭

元范梈

自出瓊州石郭門更無平衍似中原重重葉暗桃椰雨知是黎人第幾村

文筆峯

明王鏊

柱石稜稜倚絳霄筆峯東控海門潮常濡雨霧驚濤壯迅掃風雲淡墨嬌舞鳳似應秦玉管落鸞還擬漢銅標晴烟在再長安路猶接龍飛萬里橋

橋頭溪

前人

長江東繞小橋亭百折飛泉漱玉冷鮫室暮搖烟樹碧龍門春帶海濤青却誇題志凌霄漢更憶浮槎泛斗星把酒臨流纔可濯滄浪歌作郭音聽

瓊山

丘潛

環海三千里珠崖第一山名馳四海內秀出萬峯間月下森瑤簡風前振佩環孤高猶潤澤蠟屐未容攀

海

前人

乾坤巨浸海茫茫萬斛樓船百尺檣雲脚四垂天作界浪頭雙港水分洋夜深寶氣騰光焰歲久龍髯結古香一自大觀歸老眼尋常一口吸江湖

文筆峯

陶望齡

聞說瓊南瘴海涯孤標拔地接千家雲烟五色時來
往千尺峯頭自吐花

文筆峯

吳國倫

天削孤峯粵道遙峯文幻作五花飄怪來真氣藏雲
笈時吐靈光燭斗杓鰲脊烟生黎葵降層樓波噴海
神朝分明萬仞南天柱何用稱吳植漢標

馬鞍岡

王弘誨

女媧昔補東南天一卷飛來落九僊光彩依稀隕房
駟嗟我不受秦王鞭雲爲車兮風爲馬策勒纍纍滿
天下行人指點時驚疑不知誰爲歷塊者我生好古
更懷奇吳門練影時瞻馳不見周家穆王馭惟疑漢
代牧羊兒想應地靈毓神驥九天時奉飛龍御君不
見聖王有道河出圖只今據鞍躍馬當誰是

馬鞍岡

董其昌

鞭石何年自海東平岡一踴類行空標形笑取山爲
馬不入驪黃牝牡中

蒼屹山

鄒廷鵠

玉龍出盤谷翹首對新城水帶環橋綠風鈴觸石鳴
迴翔本無意屈曲尚多情鳥跡畱山識誰人識姓名

海口渡

許子偉

路斷天涯得少停樓船蕭鼓日逢迎三更挂席渺滄
海二月乘槎老使星春氣煖如帷下臥潮聲細入枕
邊聽寒裝頓喜充行篋依舊懸車菽水亭

海南風景

邢宥

南荒千里盡王疆四顧天連海色蒼二郡輿圖典自
漢五州編戶盛於唐故家大半來中國厚產偏多起

外莊絃管聲繁民物阜宦遊都擬小蘇杭

海南風景

方向

海外風光別一家四時楊柳四時花寒來暑往無人
會只有桃符紀歲華

瓊臺雜興

前人

德星南斗聚光華文物衣冠簪故家魚兔迭班唐使
節樓臺相望漢官衙素封戶等侯封富宦况時兼野
况嘉到處絃歌聞屬邑瓊州誰道是天涯

寓瓊臺

鍾芳

汗漫波濤眼一州濃冬天氣似清秋烏雲盡掃月平
檻羌笛一吹風滿樓山下小園收吉貝屋邊深處叫
鉤輻青草草木經年秀剛足愁人早白頭

萬州雪歌

王世亨

撒雲飛絮隨風渡絲絲著樹應無數嚴威寒透黑貂
裘蓑時白遍東山路老人終日看不足盡道天家雨
珠玉世間忽見爲祥瑞斯言非誕還非俗越中自古
元無雪萬州更在天南絕巖花開發四時春葛衫穿
過三多月昨夜家人索衣檳榔落盡山頭枝小兒
向火圍爐坐百年此事真稀奇滄海茫茫何限界雙
眸一望無遮礙風冽天寒水更寒死魚人拾市中賣
優渥霑足聞之經道蝗入地麥苗生疾病不降無天
札來朝猶得藏春水地氣自北天下治揮毫我爲將
來記作成一本長篇歌他年畱與觀風使

送吳瓊州

杜庠

瓊守相逢晚來從海外頭島微猶有國沙盡更無州
風雨迷蛟室雲霞結蜃樓喜聞爲政好黎俗遍歌謳
送胡友善之官海南文昌縣 僧來復

瓊州南去海冥冥婺女垂光應地靈洞入朱耶瀧水
白山蟠黎母瘴烟青郵炊每食桃椰麪蠻賦多輪翡
翠翎定有遠人歌善治風謠紀德重鐫銘

又

九域於今總一家文昌誰道隔天涯石榴紅釀蠻江
酒海舶香收瘴洞花寨上人耕春作市棠陰吏散晚
休衙蘇公應共題詩好僊耳泉頭駐小車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一千三百八十四卷目錄

瓊州府部紀事

瓊州府部雜錄

瓊州府部外編

職方典第一千三百八十四卷

瓊州府部紀事

漢書武帝本紀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太后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潯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甲爲下潯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冬十月南越破春得呂嘉首馳義侯遣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注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眞珠故曰珠崖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崖言珠若崖矣儋耳之云儋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爲數支狀似鷄鴨累耳下垂臣瓚曰茂陵書珠崖郡治驩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領縣五師古曰儋音丁甘反字本作瞻驩音奢

賈捐之傳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一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崖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崖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士卒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適從之遂下詔曰珠崖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旨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珠崖由是罷

吳志大帝本紀赤烏五年秋七月遣將軍聶友及陸凱爲儋耳太守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斬獲有功遷凱爲建武校尉

全琮傳赤烏九年琮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爲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迕初權將圍珠崖及夷

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瘴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

陸遜傳孫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

府志宋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四年檀表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爲高興太守將軍如故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率衆南伐并通珠崖道無功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

隋開皇六年十一月辛酉珠崖人王萬昌舉兵作亂遣龍西太守韓洪討平之

唐書韋執誼爲郎掌諸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令左右撤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貶死

府志盧多遜貶時知開封府李符謂趙普曰朱崖雖

遠在海中水土頗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
遜處之普不答後符爲上言廷美事普即以符知春
州歲餘卒多遜亦貶死於崖

孫公談圃瓊崖四州在海島上有黎茂國其族散
處無酋長多沉香葉貨余靖知桂州時吳蒙爲司戶
管內機宜文字以卒五百安撫黎民蒙謂此不足以
立功即深入其地反爲掩殺蒙下馬請降戎得蒙待
之甚厚以女妻之而蒙有子在瓊州令以銀五千星
造兩餅贖之戎得餅甚喜遂放蒙還

島上水出黎戎飲四州人少忤其意即毒其上流故
鮮能入其巢穴國初時有一節度使忘其姓名姓王不
悅於趙普因使討之王有智術使士卒以鐵底爲襪
入其地多所斬賊至今國中一石戎遇之必懼而再
拜相傳王節度曾坐其上

南海有飛鳥自空中遺糞於舟機不可開丁謂之貶
崖鳥雖翔而糞不污至崖盡縱所乘牛馬於山林間
數年一夕皆集無遺者翌日遂有光州之命

類聚丁謂謫崖州常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
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爲崖州司戶爲大矣聞
者絕倒

宋史蘇軾傳軾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
非人所居葉餌皆無有初儋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
可軾遂買地築室僮人運甕舂土以助之獨與幼子
過處若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徵宗
立移廉州

遜齋閒覽東坡自南海還過潤州州牧故人也出郊
迂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

情不惡某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
舟次相送執手泣涕而去

可談瓊管四郡在海島山士人未嘗有登第者東坡
謫儋耳與瓊人姜唐佐遊喜其好學與一聯詩云滄
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東坡語姜云俟他
日有驗當續成篇

府志蘇頌頌云吾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
佐往往從之遊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脉
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
篇後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陽以此二句相示時

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
與終此詩者乃爲足之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
下古諸姜適從瓊莞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
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不日千人看始
信東坡眼力長

宋史崔與之傳與之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
浮海巡珠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
風采凜然珠崖地產苦蕒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
之歲五百緡現人以古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
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
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

府志胡銓初在新州夢謁趙鼎久之不出仰視屋
宇皆塵埃取簪欲掃而覺及至吉陽軍裴氏之廬乃
趙公故所寓也又嘗夢見黎母後十年乃遷崖州李
參政光以詩送公云夢裏分明見黎母生前定合到
朱耶朱耶即珠崖也

胡銓自謫福州新州崖州凡二十年孝宗卽位召還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一千三百八十四卷瓊州府部

除兵部侍郎楊誠齋詩云高臥崖州二十年黑頭去
國白頭還

通志金明縣人爲道士自稱白雲片鶴宣和初游汴
見趙鼎大呼曰中興名相人驚異之他日又遇鼎曰
吉陽相逢後鼎紹興五年爲相有重名晚竄吉陽忽
與白雲相見白雲曰憶曠昔之言乎公將歸矣未幾
鼎果卒

明外史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平廣東九月改
瓊州乾寧安撫司爲瓊州府崖州吉陽軍儋州萬安
軍俱爲州隸瓊州府南建州爲定安縣

六年五月儋州宜倫縣民陳昆六等作亂攻陷州城
六月廣東指揮使司奏言近儋州山賊亂已調兵勦
其僞萬二州山深地曠宜設兵衛鎮之詔置僞萬二
州守禦千戶所

瓊州志洪武癸丑賊陷儋城指揮張仁領軍削平大
邨七方等寇厥後僞之寇首符那欽及戔底落梅新
洋等峒拒殺官軍指揮張信千戶方順張德節以次
收捕

府志天順四年十一月十一日邵瑄竊發據城瑄後
所千戶邵偉男兄王襲故瑄欲借職掌印指揮石鑑
不允瑄赴軍門報効又阻之且令竊盜戴毛許清周
廊供攀瑄積憾乘本衛官軍外調李翔領軍鎮化州
石政領軍欲往石城周元領軍採珠城池空虛同毛
等夜半越城謀殺鑑不獲殺其子奪衛印遂據郡城
稱僞號封黨與州縣皆震動馳報守備高廉都指揮
安福統指揮李翔等閏十一月初二日於大西門對
敵賊衆走散隨追往鋪前賓宰驛至水泡黎峒勦平

之十二月班師遣千戶張政解首級獻俘

明外史天順五年敕兩廣巡撫葉盛言海南賊五百餘占據城池可遠馳至瓊相機撫捕忽使滋蔓

府志瓊與雷接壤饑歲人多流食天順間尤甚任守致賑濟極周盡至形之歌詩後流民辭歸皆感激成化初又流至蔡中浩款之亦厚至有樂土而忘歸者韓都御史雍委官招撫還籍復業者凡數百人

郡城北壕水深碧時噴潑有一物在中成化初一夕乘風雨而騰墜於文昌抱虎海岸郡使人繪其形似蒲牢而非蒲牢四足拳肉無指爪圓頭巨尾鱗仰貯水擊之喊聲如牛今濠淤淺矣

通志海和尚人首鬚身足差長而無甲舟行遇者率虞不利弘治初督學辜彥質將視學瓊州陸行至徐聞方登海舟此物升獨首而踰舉舟皆泣謂有魚腹之憂議將禳之彥質方嚴人不敵白也詰旦抵瓊雷十許日試事畢泛海而還若履平地後遷福建憲副考終於家語曰妖不勝德

嘉靖四年四月瓊山虹落知府王儼唐翔舉人岑英家皆在城西雖不同日而紅綠光耀無異其起止僅覆屋非若常虹亘天有頃而散

府志嘉靖十六年瓊州諸生應試渡海歸見一神立於水面約長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衆俯伏神遽逝而去次日二舟復見諸生怪之少頃風大作舟覆並死於海

嘉靖中臨高有獸如豕黑色花文自黎山出演武場鄉人逐至東門獲之識者以爲黎叛之兆後果然
通志嘉靖十七年七月朔日會同裏洞村前忽見田

中風號木噴煙騰聲旋轉轟烈疾如飛電上有飛蛇萬千鄉中老幼過客觀者以萬計初疑爲鬼風俄而過山嘴田禾草木林葉如故復下田溪聲勢愈烈飛草颺泥散亂滿空少頃雷聲微吼與勢交振陰雲四下霽雲下際未幾而化田中寂然仰目視之微見半身及尾數丈翱翔於空中始知其爲龍起云因改裏洞村爲起龍村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東潭一物隆起噴水自蔽在田者熟視見其首尾鱗角屢起屢路盤旋久之後有一龍自潭口逆而上垂尾相拽以升偃木覆舟不可勝紀

府志佛子嶺嘉靖二十一年忽墜一石六尺大震聲如雷抵嶺脚復逆轉上四十餘步
二十八年儋州南頭營山有大石自山頂徐行而下跡如古道

萬曆二十三年瓊山那社都登邁三軍村山石或自剖開中有小石方形如拇如指者數十顆相連流出不絕久之乃已

銅銚石在那社都博落溪中有大石橫過其下有六巖水注其中有聲如早聞則雨雨聞則晴鄉人祀其神曰銅銚大王遇旱禱之輒應

瓊州府部雜錄

交廣二州記珠崖在大海中南極之外吳時復置太守住徐聞縣遙撫之是以謂之極外

述異記睡草出海南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爲懶婦簾

水經注山海經曰離耳國雕題國皆在鬱水南林邑記曰漢置九郡儋耳預焉民好徒跣耳廣垂以爲飾雖男女褻露不以爲羞暑褻薄日自使人黑積習成常以黑爲美離騷所謂元國矣然則儋耳即離耳也王氏交廣春秋曰珠崖儋耳二郡與交州俱開皆漢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極之外對合浦徐聞縣清朗無風之日巡望珠崖州如園廩大從徐聞對波北風舉帆一日一夜而至周迴二千餘徑度八百里人民可十萬餘家皆殊種異類被髮雕身而女多姣好白皙長髮美鬢大羊相聚不服德教儋耳先廢珠崖數叛元帝以賈捐之議罷郡楊氏南裔異物志曰儋耳俱在珠崖分爲東蕃故山海經曰在鬱水南也

長慶錄瓊州在南荒大海中居廣袤千里海角中見大星數十皆非常見之星經所有也

廣志珠崖人皆巢居珠崖傳曰男女皆椎紉或披髮徒跣紉音髻今黎俗住木欄是也

北戶錄儋州出紅蟹大小殼上多作十二點深臙脂色其殼與虎蟹堪作壘宇

西陽雜俎木飲州珠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爲用

越人習水必鑲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老子蓋雕題之遺俗也

六帖李德裕到崖州遣段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鷄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鷄翁

容齋隨筆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行推牒詞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靡賢當時傳以為笑然猶未至於挫抑也

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有牙校為子求婚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能已卒與為婚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吉陽即珠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

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為其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黎酋聞邦衡名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常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緋西廡下曾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為何如邦

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問切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為何事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無狀要之為一州主所謂

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司大至廣西經略司俟其不行然後訟於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曾悟遂釋之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

衡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為上客邦衡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興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

古今一轍也

冷齋夜話東坡在儋耳有姜唐佐從乞詩唐佐珠崖人亦書生東坡借其手中扇大書其上曰滄海何會斷地脉珠崖從此破天荒又書司命官楊道士息軒

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

十黃金不可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於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望見過海席家山歸未得題詩寄屋壁有禁花插茉莉嚼檳榔戲書姜秀郎几間曰暗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放如此

輟耕錄瓊州一水南北有兩伏波將軍廟世人莫明其故嘗考之史記及東漢書蓋漢元鼎五年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林下匯水不特馬援為伏波將軍也

蓬意續錄胸認瓊州地名音屈忍或以為蚯蚓也瓊多此物故名或又曰蚌也兩字皆從月是物月之精也旁句忍者月如句如刀環而是物生也

月出叢談海南人取沉香速茄南旋風諸香每數人合夥裹半月乾炒相與深入山中求之或一二日即得之或半月不得徒手歸者亦有命也有香之處即有蟻封高二三尺隨挖之則其下必有異香大抵沉香為多亦有深入也人境內中州水晶皆為玩好被

處五指山傍滿山皆是望之如雪而光彩過之人取以為假山有至高丈餘者亦不足異也

春明夢餘錄瓊州居浮海中周二千餘里有黎母山絕峻五峯諸蠻盤踞號黎人最中者為生黎不與州人交其外為熟黎雜耕州地原姓黎後多姓王及符熟黎之產今半為湖廣福建奸民亡命又南恩藤

梧高化征夫利其土占居之各稱峒酋成化來副使涂裴有犁庭之計漸就編差弘治末符南蛇之亂連郡震驚其小醜漫突無時而息故欲拔其根株可編甲食土或遷置高雷湖廣實籍之亦可

瓊州東畔水道文昌之鋪前清瀾會同之調懶樂會之博敖萬州之運塘南山之李村崖之臨川諸港不可泊舟其西畔水道澄邁之東水臨高之博浦儋之洋浦昌化之烏泥感恩之抱羅崖之保平諸港有灣汊俱可泊舟

府志漢賈捐之建議棄珠崖內云制南海以為八郡是始元無儋耳已併屬珠崖矣西域傳武帝貽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是初元又棄珠崖矣

永樂中萬州土官王惠起黎兵挖引多輝溪水得一鼓長三尺面圓五尺凸二寸許沿邊皆蚌蚶各街線抵膺束腰菱尾若今之杖鼓擊之聲如鵲鵲聞數十

里凡鼓形聲未有如是其怪遠者頃文昌人挖得一銅銃長筒扁腹麥底響亦七八十里其聲雄震如雷

崖州東八十里抱勒村二石形如蛇頭舊傳村地初荒野峒首羅練獵聞犬吠往視見二蛇頭出地將箭

插地禱曰若許村此三日斂應爭次以穀埋地曰如靈三日穀亦實後皆驗遂村此今石尚存

萬安州宋太宗時常獻六胖龜今萬州也然欽江實產之偶因見嶺海雜記有載六目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花圓長中黑與真目並排皆正

不偏仔細辨認方知為非真目也

成化丁未遷府治採鐵力木於永安截一大者為柱中特空竅藏一活蟹建江有一石羣匠度取階礫中

藏一小窾忽擊烈而焰耀如電匠皆暈仆又雷破一大竹節中有跡蜿蜒如蛇狀是無須而生者必怪毒

郡境多椰樹雖絕大無陰然以枝高葉叢多蓄蛇蟲

精毒故歲數招震擊

石井在文昌縣北五十里南溪都中有紅白二龜禱
早紅出則雨白出則否

鯉魚潭在澄邁縣南三十里林表村深碧中有異魚
如鯉身首稍圓不下千百數以飯投之始則如掌大
者羣食再投則盈尺或二三尺者出食人不取取水
雖漫魚不離處間有隨水出者人獲而剖之血流滿
地烹之成水禱雨應上有聖母祠

瓊州府部外編

通志瓊臨高縣西十里有昆邪山建武二年村民王
氏者二人長曰祈次曰律與鄉人王居僕獵於山憩
石上祈爲石所吞陷居僕三引刀不解祈被吞未盡
有問忽作聲曰我爲昆邪天神隱此石室後若祀我
可用純白三牲以祀言訖遂浸入石中不復見
元怪錄袁誇郎者陳珠崖太守洪子也年二十別處
一院頗能言常於野見翠鳥命羅得之袁甚好玩忽
失所在方詠詩顧見雙環婢子立在其左曰袁郎此
篇甚爲佳妙然未知我封郎能押劇韻袁曰汝是誰
家青衣乃得至此且汝封郎可屈致之乎婢子曰翡
翠化身遊行爲郎羅得封郎去此不遠但具主人之
禮少頃卽至袁乃命酒具茶器未移時而封生已在
門外遂延入自稱封衡字平仲溫雅爽邁博論于史
賓主相得袁曰足下高居當垂見論封生曰來日奉
邀然非僕本居贅於瑯琊爾再三殷勤而別明日辰
後小童送書袁郎策馬從之行可十里賓館弘敞有
四人出宅皆王氏昆弟也設酒珍饈僮萬品女娃十餘

人絲竹並作日晚王氏昆弟醉寢封生曰拙室有娥
美淑善音請君娶之袁曰但恐龍門下難爲魚耳封
生因入白卽日出允矣明日吉辰便爲迎日袁大悅
明日王氏昆弟陳設茵榻帳帳赫然眈目袁入有青
衣持牋催後後篇詠甚多而不悉記惟憶牋花扇詩
曰圓扇畫方新金花照席茵那言燈下見更值月中
人妻姝麗絕國及後班坐桐陰封生鼓瑟顧謂曰姨
夫豈無一言相贈袁卽賦詩曰寶匣開玉琴高梧消
煩暑商絃一以發白雲飄然舉何必蒼梧東激懷怨
湘浦相與恣情遂無歸思忽覺妻色慘然又飭行裝
問封生曰丈人晉侍中王濟也久爲陰道交州牧
近改并州刺史衡當隨行若足下以賢尊在此不能
俱往則當從此有終天之別其妻亦嗚咽涕流遂聞
外人呼聲走出迴顧已茫然不復見一物太守求不
得已近一年及歸數月猶惘恍往往奔至前所別無
所見復涕泣而還終歲乃如故
太平廣記唐貞觀初析崖州地立瓊州於麻奴都一
圖大江之濱城垣治址俱具麻奴初豎一夕梁飛失
所向後竟得之於今城遂因定州治今衛基是
通志黃鬼子墳在花坑山南相傳宋時洪氏嫁黃家
有孕婦故家人葬之柩至花坑天黑風起柩陷地成
墳後洪氏墳內生子往店賒麪哺之店家索值氏曰
我某家婦豈少若值耶後賒之屢店家徑往其家索
之公姑始覺啓墳得子氏不復甦矣故人名其子曰
黃鬼子今子孫尚多人
府志東湖在縣東十五里博茂都故老相傳昔有巨
室陷下爲湖水深黑鄉人建廟於側其中有銀器人

欲假則具楮疏香酒告廟少頃器浮出如數用畢復
還人以爲常後有以錫器易還者竟日不沉其人自
駭以舊物還之乃沉自是不復出宋末鄉之老者猶
然目擊其事
龍宮潭在縣南七十里保義西隅都新安江中舊傳
國初有一白牛時沒潭中必倦喘而出其主異之乃
置刀於角後復見一蛟傷而浮起乃知與蛟鬪也至
今風雨忽有龍出沒早魃鄉人往禱多驗
崖州北五里北廂對復村嶺下有石狀如龜長尋闊
二尺初在遷拖村前水邊夜每出踏傷田禾人厭之
乃走此尋蹤復之折其一足跡今存
白石鄉北偏村紫荊井泉清味甘迥異他水大旱不
涸將雨井石必先流歲豐井先有禾氣相傳有老人
皓髮童顏坐於井上紫荊樹下至嘉靖初復見群童
讓之自後絕跡井雖在而水味視前遠矣
儋州儋耳城舊在高麻都南灘浦漢樓船將軍楊僕
所築瀕海每患風一夕風雨交作忽一婦人驅鬼工
持杵鑄築作聲至旦而城移今所矣疑爲誠敬夫人
洗氏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一千三百八十五卷目錄

羅定州部彙考一

羅定州建置沿革考

羅定州疆域考

羅定州星野考

羅定州山川考

羅定州城池考

羅定州關梁考

職方典第一千三百八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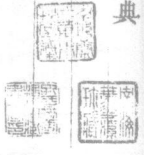
羅定州部彙考一

羅定州建置沿革考

本州

州縣志合載

舊瀧水縣按明一統志春秋為百粵地秦併百粵為南海郡地領縣十八其屬有開陽縣即今開陽鄉是也漢元鼎六年伏波將軍平南越分越地為七郡曰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其時隸治屬蒼梧三國吳黃武五年割交州蒼梧屬廣州領縣設官仍漢晉穆帝五年分蒼梧地立晉康郡領縣十四今之德慶是其屬仍隸蒼梧尋分端溪地置龍鄉縣即瀧水舊名今治縣制始於此未幾尋改平原縣置平原郡以統之屬廣州南宋南齊仍之梁天監五年秋七月分廣州置桂州廣分東西實始於此六年兼置瀧州廢平原郡析平原縣為瀧水開陽正義而隸於瀧州隋文帝開皇七年設端州信安郡併設瀧州以瀧水縣隸之其瀧水開陽正義



俱仍梁設大業六年春二月廢瀧州為永熙郡併開陽正義入瀧水唐高祖武德四年改永熙郡為寶州分瀧水地置正義懷德為三縣以隸之尋併正義於懷德太宗元年又併懷德入瀧水瀧水即今治隸寶州六年改寶州為南建州仍統二縣八年改南建州為藥州俱轄瀧水十八年廢藥州復瀧州以安南永寧屬瀧州元宗天寶元年改瀧州為開陽郡肅宗乾元元年改開陽郡為瀧州五代仍唐制宋太祖開寶五年設康州隸於廣南東路廢瀧州而以瀧水縣隸康州紹興元年廢廣南東路陞康州為德慶府七年以瀧水隸德慶府十四年勅德慶府為永慶軍節度使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改廣南東路為廣西道改永慶軍節度使為德慶路總管府瀧水仍舊屬至元二十九年改廣西道轉隸廣東道改德慶等州為路明洪武元年改德慶路為德慶府轄瀧水洪武九年改德慶府為德慶州統於肇慶府萬曆五年征平徭獍乃陞縣為州曰羅定直隸布政司割德慶州晉康都高要縣楊柳都騎思勞思辨四都芙蓉一圖芙蓉二圖并瀧水所屬設東安縣南鄉富霖二所又割德慶州都城鄉封川縣都洛鄉并瀧水所屬設西寧縣及函口封門二所

東安縣

本唐宋郡邑開陽正設藩藩境土元季州人李質守德慶封川二郡明洪武九年質歸附改路為府後革府為州蓋瀧水隸焉即羅旁也其地

萬山層疊箐林重密而中多沃壤正統間徭賊蟠據為窠穴流浪亡命又從而羽翼之割劫四出州里幾虛萬曆四年總督凌雲翼再疏請題大征既得旨徵兵邊帥合兩廣十萬之師十道並進直搗其穴而威劉之椎破諸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三千有奇地方底寧田土悉復已條約善後陞瀧水為羅定州直隸布政司設兵備道駐劄州城為之彈壓東西二山各置一縣二所東山城麒麟石城成定縣名為東安割符設官召民承田立籍合德慶州高要新興二縣割附田糧及恢復田地陞科共編戶十六里以南鄉富霖二所隸焉

西寧縣

古百粵地至秦始通而尉佗王者五世漢元鼎中南粵平立南海等郡屬交州治蒼梧建安中徙治南海羅旁隸德慶即南海郡地元末土人李質守德慶路明洪武元年李質歸附改路為府九年改府為州瀧水其屬縣羅旁隸焉羅旁踞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諸徭盤窟其中自開闢以來未有闢其藩者明初甫能定之率用羈縻彈壓迄不能蕩平嘉靖末諸徭與浪賊雄踞兩山轉相寇掠萬曆三年總督殷正茂始請大征會人為大司農凌雲翼繼之乃部署十道師八路并進克木彝山椎破諸巖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若干拓地數百里乃改升瀧水縣為羅定州設兵備道駐州分置東西兩縣各設兵將駐防西為西寧縣治召民承田立籍合德

慶信宜割附田糧及恢復陞科田地共編戶二十里後增立興寧都一里共二十一里

羅定州疆域考 州志

羅定州疆域圖



羅定州疆域考
本州
東至陽春縣雲浮界一百五十里
西至廣西岑溪縣都扶山界二百里
南至高州府茂名縣六濠馬樞山界三百里
北至封川縣都洛界二百里
東北至高要縣四百里
西北至封川縣三百二十里
西南至高州府信宜縣界四里
東南至陽春縣鷄骨嶺三百五十里
至
京師七千八百六十里
東西廣三百五十里南北袤三百三十里
東安縣
東至高要縣羅鼓村六十里
東南至新興縣古復運六十里
東北至德慶州北岸地界六十里
西至羅定州范包營一百二十里
西北至西寧縣連灘巡司河界一百三十里
西南至陽春縣地方青山村界一百八十里
南至新興區村界一百二十里
北至德慶州地方五十里
至
京師七千五百五十里
東西廣三百二十里南北袤二百二十里
西寧縣
東至東安縣南江口北岸界六十里

西至廣西蒼梧縣界一百二十里岑溪縣界二百里
南至羅定州界一百六十里
北至德慶州北岸界三十里
續奉文改闢新路自舊封門起經夜護函口抵懷鄉巡司止百八十餘里
又自縣治起經下城峒迤遙抵連灘止一百餘里自縣治陸路十五里至羅旁順江流東下二百四十里達肇慶府又二百六十里達省會東西廣一百二十里南北袤五百五十里形勝附本州
州治包羅萬山宅幽負險天馬屹於前龍腦伏於後鳳凰西苞龍龜東秀蓋大江之南山長谷深灘高水峻羅定為最焉
東安縣
縣治當新興陽春高要德慶之間據嶺海上游南濠新興北枕羅定東襟長江之勝西扼天堂之衝語形勝者當不讓他邦
西寧縣
縣治峯巒環護前聳筆架後屏玉枕東有文德西有武功二山對峙又有兩水夾流以達大江華表砥柱以捍水口雖融結小巧而形勝亦可觀焉